

# 榮 柴

韓 國 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7.4

柴

榮

韓 國 磐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925

43

柴 榮  
韓 國 磐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紹 興 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01 号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3 8 字數 46,000

1956年 6 月第 1 版

1956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1,000

統一書号：11074·58

定 价：(7) 0.22 元

K8

## 目 錄

|                     |    |
|---------------------|----|
| 引言.....             | 1  |
| 柴榮的身世.....          | 12 |
| 改革与整頓內政.....        | 16 |
| 高平之战与整軍工作.....      | 21 |
| 处理逃戶庄田与巩固边防.....    | 31 |
| 抑制寺院势力及熔鑄錢幣.....    | 37 |
| 攻取秦鳳四州与江北十四州.....   | 42 |
| 繼續改革內部与均定田租.....    | 54 |
| 大敗契丹与收复瓦桥三关.....    | 58 |
| 擴建京城、兴修水利与整理文化..... | 63 |
| 結束語.....            | 69 |

## 引 言

公元九〇七年(后梁开平元年)，黄巢起义军的叛徒朱全忠①夺取了唐朝的政权，成为当时的黄河流域的统治者；各地割据势力也纷纷称王称帝，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时期开始了，这是唐朝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从此以后，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中原更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经历了八姓十三君。直到公元九六〇年(北宋建隆元年)，赵匡胤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逐步消灭了割据各地的小国，中国才复归于统一。

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下，当时人民受尽压迫和剥削，备尝艰难与痛苦。五代各王朝除后周以外，无不苛取于民。后唐庄宗李存勖任用租庸使孔谦，想尽各种办法来向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制定括田竿尺，想多丈量出田地来加重农民的租税；并且阻塞天下山谷径路，禁止行人，以便于征收商税，凡丝绢斛斗猪羊柴炭等都要收税。公元九二六年(后唐同光四年)初，又预借河南府人民本年的夏秋两税，这时那里正遭到大水的灾害，本来就已“年饥民困”，再加上这种剥削，更弄得“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②。不但一般人民被榨取得无以为生，就是帮助李存勖出力打仗的兵士，也被逼得“卖儿贴妇”，而皇帝的宫中却是财货堆积如山。后唐末

帝王从珂为了賞賜帮助他夺取帝位的軍隊，大事搜括人民的財物，并預征京城居民五个月的房捐，逼得洛陽人民紛紛自殺。公元九四三年（后晋天福八年），春夏發生大旱灾，秋冬又遭大水灾，蝗虫大起，东自沿海，西到隴山（在陝西隴縣与甘肅接境处），南起江淮，北达幽薊（今河北北部），不但田里的農作物，就是竹木的叶子，也都被蝗虫吃光。在这样嚴重的灾荒下，后晋統治者还分派使者六十多人，到各地“括民谷”，把農民春磨粮食的碓磑都封起來，連口粮都不留，將粮食尽数括去，有人隱藏粮食，即被判处死罪，逼得人民“餓死者数十万，流亡不可勝数”③。后漢高祖刘智远制訂了嚴禁人民買賣和私用牛皮的酷法，牛皮一律要交給封建政府，否則处死；曾因此而要殺死上党（今山西長治縣）百姓二十多人④。后漢又任用三司使王章，加重对農民的剝削，本來梁唐时農民所交夏秋兩稅，每斛粮食要加收“鼠雀耗”二升，这已是額外的苛征，而王章更規定了每交一斛者要加收二斗“省耗”，平地增加了農民百分之二十的租稅。不但如此，他又規定人民向政府交錢时以八十文为一陌，政府發錢給人民却以七十七文为一陌⑤，轉手之間，封建政府每陌錢就平空賺了三文。他又趁農民因田地訴訟的机会，進行丈量田畝，希望多量出土地，好增加賦稅。这样殘酷敲剝的結果，不到几年，就搞得“民力大困”⑥。

五代的封建朝廷这样多方的榨取人民，各地的方鎮也尽力向人民進行敲詐勒索。如后晋时宋州（今河南商丘縣）節度使趙在礼橫征暴斂，州內百姓非常痛恨，到他調职时，大家很高兴地說：“眼中拔釘，豈不快哉！”可是結果沒調成，他請求繼

任一年獲得了后晉朝廷的准許，于是他就公然勒索，強迫州內百姓每口交錢一千文，并且無耻地称为“拔釘錢”<sup>⑦</sup>。后漢刘銖担任青州(今山东益都縣)節度使時，也擅自加稅，規定秋稅每畝收錢三千文，夏稅每畝二千文，而且还常用嚴刑拷掠百姓。王守恩担任西京(洛陽)留守時，更是專門從事聚斂，死人棺材不交錢不得出城，就連掏廁所的人和乞丐，都免不了要交稅。

从上面的史實，可以看出五代的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是何等殘酷！人民的負擔又是何等苛重！这里不过約略舉一些較突出的例子而已。

五代的人民除了受这样殘酷的榨取外，很多農民还被強迫當兵，大批的勞動力被束縛于軍隊中。當時那些封建帝王或方鎮軍閥，為了維持或者奪取政權，連年混戰不已，就需要經常保持大量的軍隊，于是使用各種辦法，強迫人民為他們的利益作戰。而作為軍隊主要來源的農民，當然反對封建統治者這種爭權奪利的混戰，反對軍閥們把自己作為爭奪政權的工具，于是他們採取逃亡的辦法來進行反抗。封建帝王和軍閥們為了防止兵士逃亡，便把強迫招募來的兵士們臉上都刻上字，這叫做“文面”或“黥面”。臉上刻上字以後，逃亡時很容易被認出而抓回來，抓回來就殺掉，當時就是這樣殘酷地把農民束縛在軍隊中的。這種“文面”的辦法，開始實行于朱全忠。以後幽州(今北京)節度使刘仁恭，又將在他統治下的男子，一律在臉上刻上“定霸都”三字，并強迫征集年在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的男子二十萬人為兵。山南東道(治襄陽)節度使安从進，

不但强迫境内人民当兵，連往來的商旅也都抓來，“黥以充軍”<sup>⑧</sup>。軍閥們这种罪惡行为，使大批農民被迫离开了農村，脫离了農業生產，当时的社会生產力便受到嚴重的摧殘。

不僅如此，当时的統治者还殘酷地鎮压和屠殺人民，造成劳动力的巨大損失，嚴重地破坏了社会生產。如后漢大將史弘肇，肆行殺戮，把人抓來后，不管青紅皂白和罪过的大小，但豎起三个指头，馬上就拉去殺死。有一天白晝，天上的太白星（即金星）出現，有些老百姓抬起头來看了一下，史弘肇立刻命令把他們腰斬而死。当时人民在重重暴政之下，痛苦無比，他們自然要起來反抗，但这又遭到統治者慘無人道的鎮压与屠殺。如后漢宰相苏逢吉，制訂了極其慘酷的法律，凡是人民起來反抗的，他的一家和四鄰全是死罪。在这种慘無人道的法律下，鄆州（在今山东鄆城縣东）捕“賊”使者張令柔这个劊子手，竟將山东平陰縣十七个村的人民統統殺死。从这里初步举出的几个事例中，也就可以看到当时人民在殘酷的鎮压与屠殺下灾难深重的情況了。

以上所述，只是就五代时期中原人民所遭受到的苛重剝削与殘酷鎮压而言。这样已經嚴重地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生產力，人民日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再就当时边疆形势而言，契丹崛起于北方，日益强大。而中國自唐末以來，不但封建中央的力量日趨衰落，并且由于各地分裂割据政权間的互相殘殺，國力更加削弱，因而沒有足够的力量防禦契丹的侵擾。

契丹在唐朝末年，已進入氏族社会的末期。本來契丹分

为八部,各部的酋長叫做“大人”,八部大人又共推一大人为八部联盟的酋長,三年一代。到耶律阿保机被推为八部联盟的酋長,他自恃势力强大,歷时九年而不肯受代。在这以前,契丹由于受到唐朝封建經濟的影响,已經知道鑄造鉄器,并且建筑城邑,“种桑麻,習織組(紡織)”<sup>⑨</sup>; 阿保机又擄掠了很多漢人做奴隸,定居在漢城(在今河北圍場縣西南),進行生產,生產力迅速地向前發展。之后阿保机設計殺死七部大人,接受漢族文化,任用漢人韓延徽为謀主。延徽教契丹从事耕种,营建都邑,建筑宮殿,确定君臣名分。另一漢人盧文進亡入契丹后,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备”<sup>⑩</sup>。因此,契丹由氏族社会末期飛躍地向封建社会过渡,國力日益强盛起來。随着國力的强盛,契丹統治者侵夺土地人口与財富的行动,也日趨劇烈。从五代初年开始,中國北部沿边地方,就經常受到契丹的侵掠。公元九〇二年(唐天复二年),阿保机曾帶兵四十万南侵河东(今山西省),“獲生口九万五千,駝馬牛羊不可勝計”<sup>⑪</sup>。后梁、后唐时,幽州、薊州(今河北薊縣)一帶人民,每年苦于契丹的抄掠,弄得“自涿州(今河北涿縣)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絕”<sup>⑫</sup>。在后唐时,营(今遼寧朝陽縣)平(今河北盧龍縣)二州又为契丹所侵占。特別是在后晋时代,由于石敬瑭的賣國求荣,用割讓土地交納歲貢的条件來換取契丹的帮助,取得了“兒皇帝”的位置,因此契丹更加輕視中國,加緊進行侵略。公元九四六年(后晋开运三年),契丹主耶律德光攻入开封,擄去后晋出帝石重貴,派兵四出搶掠,叫做“打草谷”,中原“二三百千里之間,民被其毒”。在这个时期,中國人民受契丹的

燒殺劫掠特別厉害，从邢（今河北邢台縣）洺（今河北永年縣）磁（今河北磁縣）等州到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sup>⑬</sup>。單相州（今河南安陽縣）一城，就被殺死十几万人，后漢王繼弘鎮守相州時，在城內發現了死人髑髏十多万，可見契丹侵略的殘酷，人民的痛苦因之更加加深。

由此可見，當時人民一方面受盡了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與血腥鎮壓，另一方面又受盡了契丹侵略者的掠奪與燒殺，生產既嚴重地破壞，生命財產也是朝不保夕，真正是“若在塗炭”之中了。因此，這時的人民迫切要求社會的安定，迫切要求封建剝削的減輕，迫切要求有統一強大的國家來抵禦契丹的侵略。但在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上，在封建社會發展的階段上，沒有能夠產生新的生產關係，沒有能夠出現新的階級，因而當時人民的這些迫切要求，便只有寄托於出現個“好皇帝”。他們反對封建主的殘酷剝削與鎮壓，但是他們“擁護好皇帝”<sup>⑭</sup>。

再從當時經濟發展的要求上來看。統治階級的殘酷榨取和契丹的不斷侵擾，固然嚴重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社會經濟，但這不是說中原的社會經濟就停滯不前了，不過發展得很緩慢而已。而南方由於戰爭較少，所受破壞也較小，經濟發展比中原地區就要快些。從農業來說：后梁張全義擔任河南尹（治在洛陽）時，這裡的“田夫田婦，相勸以耕桑為務，是以家有蓄積，水旱無飢”，“號為富庶”的地方<sup>⑮</sup>。至於南唐，則是“耕織歲滋”<sup>⑯</sup>，“頻年丰稔”<sup>⑰</sup>。吳越由於農民的努力耕種，“境內并無棄田”<sup>⑱</sup>，積蓄了十年的軍糧。前後蜀所占的四川，更是“土產

繁華”之區<sup>①⑨</sup>。

從手工業來說：中原的磁器業、紡織業和印刷業等，也是在發展着的。后周的“柴窯”，頗為馳名。河北山東諸州，依然是出產綾羅絹絁很多的地方。而在鐵器制造方面，后唐、后晉都曾下令准許民間自由制造農器<sup>②⑩</sup>，民間農器制造業相當普遍。至於南方許多小國的手工業，特別是織染業、制茶業和瓷器業等，就比較發達。吳、南唐、吳越和前后蜀，都出產大量的綾羅錦絹等絲織物。吳越錢鏐時，僅杭州城中的錦工，就有二百多人<sup>②⑪</sup>。楚的絲織業，原來並不發達，到后唐時也是“民間機杼大盛”了<sup>②⑫</sup>。南唐在染業方面，出現了一種“天水碧”的顏色，特別好看<sup>②⑬</sup>。吳、南唐和楚，又都盛產茶葉。單是南唐在建安（今福建建甌）的“官焙”（政府的制茶場），就有三十八處<sup>②⑭</sup>。南唐和吳越的瓷器業，也很發達，吳越的“秘色”瓷器，特別有名。

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日形活躍。五代中原王朝與南方諸國，以及諸國相互之間，都有商業來往。中原地區常有商人至吳越、南唐、楚等國，購買茶葉。后漢就曾派人到楚買茶<sup>②⑮</sup>，周世宗柴榮就做過茶商。楚從湖南到開封，沿路設置“邸務（或稱回圖務）”以賣茶，其利十倍<sup>②⑯</sup>。吳越和閩，也都從海路到登州（今山東蓬萊縣）、萊州（今山東掖縣）登陸，與中原王朝做生意。南唐商人，也常以茶絲和中原交換羊馬。南漢的商業，更為發達。當時不但中國境內商業日形活躍，並且對外貿易也在發展。占城（今越南南部）的猛火油，已傳入到吳、吳越、后周<sup>②⑰</sup>。當時的商業大都市，如中原王朝的都城開

封，成为“四方繁会”的地方。南漢的廣州，一直是國際貿易的大都會。閩的泉州，也日趨繁榮。吳越的杭州，城外“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sup>⑧</sup>。蜀的成都，每當“蚕市”時，“貨物畢集，閭閻填委”<sup>⑨</sup>。可見當時商業活躍的一斑。

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全國人民對統一的要求就更加迫切。因為這種分裂割據的局面，嚴重妨礙了生產技術的交流，嚴重妨礙了經濟的交流及其進一步的發展。舉例來說：后唐要向前蜀購買“珍玩錦綉”，前蜀不答應<sup>⑩</sup>，造成了中原與西川“久不通商”的情況<sup>⑪</sup>。南唐遇到大旱，淮南飢民要渡過淮水北來謀生，南唐竟發兵阻止，結果是“民與兵斗而北來”<sup>⑫</sup>。可見分裂割據的局面，嚴重地阻礙了經濟交流，並威脅到人民生存。所以在經濟發展的趨勢下，統一全國就成為當時人民必然的和迫切的要求。只有在全國統一的局面下，才能打破這種經濟交流、技術交換的嚴重障礙，才能使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起來。

五代時統治階級內部的情況怎樣呢？當時雖然有一部分野心家為了攫取更多權益而擾亂不已，但是統治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最高的封建主，却急切需要一個統一安定的局面，以便鞏固他們的政權。因為這時政局極其動蕩不安，每個朝代的時間都很短促，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這對最高統治者是極其不利的。就當時的君臣關係來說，今天還是君臣，可能明天便舉兵相向，皇帝的位置極不穩固，往往被臣下用兵力劫奪，朝代變換很快。后晉時成德（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縣）節度使安重榮曾經說過這樣露骨的話：“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

之，寧有種耶！”<sup>⑤</sup>五代的統治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后晉高祖石敬瑭、后周太祖郭威，都是依靠武力奪取政權而做了皇帝的。其他武人如后唐時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后晉時天雄軍（治魏州，今河北大名縣）節度使范延光、平盧軍（治青州，今山東益都縣）節度使楊光遠、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后漢時河中（治蒲州，今山西永濟縣）節度使李守貞等，都是奪取帝位而沒有成功的。這種“帥強則叛上”的事情很多。

再就五代各朝皇室內部的關係來說，也是父子相爭，兄弟相奪，雖是家庭骨肉之親，往往為了爭奪政權，一旦變為仇敵。如后梁太祖朱全忠被兒子朱友珪所殺，朱友珪又被他的弟弟末帝朱友貞所殺。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帝位被他父親李克用的養子明宗李嗣源所奪，李嗣源的兒子李從榮又和父親以兵刃相見。李嗣源死后，兒子李從厚做了四個月的皇帝，帝位就被李嗣源養子王從珂奪去；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又奪取了王從珂的帝位。封建統治者這樣的爭奪帝位，正說明了當時封建中央政權極度的不穩，政局極端的混亂。

總括上述，可見當時人民和一部分統治階級中人都是急于要求社會和政局穩定的。但是他們的出發點不同，人民希望擺脫殘暴的封建統治和苛重的封建剝削，擺脫契丹的搶掠燒殺，讓他們能夠過安定的生活，好好從事生產勞動。而統治階級中人則是為了穩定既得的政權，以便更有效的統治和剝削人民。他們的出發點雖然不同，但在需要社會的安寧與國家的統一這點上卻是一致的。在這樣的社會趨勢下，就出現了后周世宗柴榮這樣的英雄人物。這本小冊子，就是要簡單

## 地介紹柴榮的生平及其事業的。

- ① 朱全忠原名朱溫，叛降唐朝後改名全忠，奪取唐朝帝位後又改名朱晃。
- ② 見旧五代史，卷三四，(唐)庄宗紀。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家人傳則系此事于同光三年冬，而說是預征明年夏秋兩稅。
- ③ 資治通鑑，卷二八三。
- ④ 見旧五代史，卷一二六，馮道傳注引洛陽搢紳旧聞記。
- ⑤ 錢以一百文為陌。唐末錢重貨輕，漸以八十文為陌，五代因之，王章更立此醋法。
- ⑥ 見旧五代史，卷一〇七，王章傳。
- ⑦ 見同上書，卷九〇，趙在禮傳注引五代史補。
- ⑧ 見新五代史，卷五一，安從進傳。
- ⑨ 遼史，卷二，太祖紀。
- ⑩ 見新五代史，卷四八，盧文進傳。
- ⑪ 見遼史，卷一，太祖紀。
- ⑫ 見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錄。
- ⑬ 同上。
- ⑭ 見斯大林：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的談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〇頁。
- ⑮ 見旧五代史，卷六三，張全義傳注引洛陽搢紳旧聞記。
- ⑯ 見史虛白：釣磯立談。
- ⑰ 見馬令：南唐書，卷一，先主書。
- ⑱ 見范垫、林禹：吳越備史，卷四。
- ⑲ 見何光遠：鑒誠錄，卷七，陪臣諫。
- ⑳ 見王溥：五代會要，卷二六，鉄条。

- ②① 見范垎、林禹：吳越備史，卷一。
- ②② 見資治通鑑，卷二七四。
- ②③ 見無名氏：五國故事，卷上。
- ②④ 見宋子安：東溪試茶錄，百川學海本。
- ②⑤ 見馬令：南唐書，卷三，嗣主書。
- ②⑥ 見同上書，卷二九，馬殷傳。
- ②⑦ 見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錄占城；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 ②⑧ 見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錢鏐傳注引五代史補。
- ②⑨ 見無名氏：五國故事，卷上。
- ③① 見張唐英：蜀檮杌，卷上。
- ③② 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一五七，招懷。
- ③③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
- ③④ 見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

## 柴荣的身世

柴荣是邢州龍岡人。父親柴守禮，是一个庄園主。公元九二一年（后梁龍德元年），按中國曆算，在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柴荣出生于邢州柴家別墅（地主的庄園）<sup>①</sup>。他小时候住在姑父郭威那里，郭威很喜欢他，把他收为养子。据说柴荣小时候就很聪明，并且为人谨慎，因此郭威將家中的事务都交給他管。本來郭威家的經濟情况是相当拮据的，由于柴荣会当家，才使收支能够維持平衡。

郭威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家庭，少年时代过着貧困的生活。长大后应募为軍卒，当他和柴荣的姑母柴氏結婚时，不过做着“馬鋪卒使”这种小差使。就是柴荣最初随从郭威一段时期，郭威的家道也还不寬裕。在这段时期里，也許是为了帮助郭威多搞一些收入罢，柴荣曾經外出經商，跟随大商人顏跌氏远至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做茶叶生意<sup>②</sup>。柴荣由于从小跟从原本貧寒的郭威，并且做过商販，跑过許多地方，接触到下層社会，所以能够懂得民間疾苦，同时也看到封建官吏的腐敗与殘暴。这段經歷，对于他來說，是个很好的鍛煉。现实的生活使他知道当时社会的積弊所在，这对他后来在称帝后進行的各項改革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豪猾的为害，便是他在这时体察到的。那些州郡的豪猾，不务生業，專門挑唆人家訴訟，从中取利，鄉間的

人見了他們都很害怕，不敢和他們相爭，地方官吏也縱容他們為非作歹，他們“得志斯久，為害亦深”③，所以柴榮在即位后便堅決要除掉這些社會的害虫。

同時，在隨從郭威的時期，因為郭威一直擔任着軍職，所以柴榮也學會了武藝，善于騎射，并且略通書史和黃老之學，逐步培養起軍事和政治才能。

公元九四七年（後漢天福十二年），郭威幫助劉智遠建立後漢政權，受封為權（代理）樞密副使④，柴榮因得封為左監門衛將軍。公元九五〇年（後漢乾祐三年），郭威為鄴都（今河北大名縣）留守、天雄軍節度使，柴榮因改任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這一年冬天，後漢王朝內部由於利害衝突，發生劇烈鬥爭，分掌行政、兵馬、財政大權的樞密使楊邠、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均為隱帝劉承祐所殺，他們的家屬、親戚、僕從也都被捕殺；郭威的家小住在京城開封，也遭殺害。劉承祐又命令郭威的部下殺郭威。於是郭威帶領軍隊南下，進攻開封，留柴榮鎮守鄴都。公元九五一年（後周廣順元年）初，郭威奪取了後漢的政權，在開封做了皇帝，國號為周。柴榮是皇子，地位當然也就提高，他擔任了澶州（今河南濮陽縣）節度使，並被封為太原郡侯。

柴榮在澶州時，政治相當清明。州內人民原來除了繳納正稅以外，尚須交納羊毛、紅花、紫草等東西，凡是差役之事又都落在貧下戶身上，這些封建剝削是非常苛重的。於是柴榮奏請放免，減輕人民不少的負擔⑤。澶州的街道低濕而狹窄，官吏的廨舍也破壞不堪，於是他擴修街道，增建廨舍，“吏民賴之”⑥。